

學校名稱：私立曉明女中  
年 級：二年級  
班 級：戊  
科 別：  
名 次：第一名  
作 者：賴顛安  
參賽標題：愛戀的釋放，慾望的傷逝——蔣勳  
書籍 ISBN：  
中文書名：寫給 Ly' s M— 1 9 9 9  
原文書名：  
書籍作者：蔣勳  
出版單位：聯合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月：2 0 0 0 年 2 月  
版 次：初版

### 一●相關書訊：

蔣勳，一九四七年生，福建長樂人。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後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一九七六年返台。

「蔣勳的短詩像是有意無意的橋段，書寫的密度被適當地控制，如同愛的密度也是一再認真不過的編織。所以，請，慢慢地看圖畫、慢慢地品味詩句、慢慢地望著那留白的紙張、慢慢地閱讀那些信……」

作者豐富的情感細緻描述對 Ly' s M 的思念之情，字字如畫作上的弓繪，有詩作，有親筆素描詡詡如生。在 Ly' s M 要離開的時候決定以一年時間完成此書。「這本書開始撰寫的時間是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一日，結束的時間將會是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一日。」

本書以情書書寫新形式，開創散文的另一種新領域與可能性。

### 二●內容摘錄：

Ly' s M 猶豫憂愁，內心柔順徬徨。當他從書店的旋轉梯走下時，我知道，經過幾世的流轉，要在此刻與宿命相認。

也許，記認和遺忘竟是同時並存的一種因果。

Ly' s M，我時時記認，是爲了時時遺忘嗎？

終有一日，在另一個不可知的旋轉梯的某處，我們或許再也認不出彼此。在另一個一千年的盡頭，寫給「Ly' s M— 1 9 9 9」的種種，灰飛煙滅，也不再有人可以記憶辨識吧。——蔣勳(p.179)

### 三●我的觀點：

本書藉回憶和告別，輕叩愛情的門。聽，這聲音，如此微小，又如此簡單；但探詢、問候、疑惑、諸般難處，聚集在這輕叩聲上。想一想：門會不會有天開啓？

出版情書，除了提供史料外，亦是一種昭示，也為大眾開了一扇窗，一扇偷窺提筆人生命內在的窗。我們在欣賞、閱讀他人的情書之時，是否也被喚起了想要握住一枝筆，在紙上實實在在的寫下思念寫下愛意的衝動？為愛情作注，寫信，是最古老最美好的方式。

每一篇的前頭都有一小段像詩不像詩的文字，一幅簡單的畫。這畫大抵顯露出一種從容，深沈的姿態，動作或躺或臥，有相互依戀或獨自沈思。這是還不需要文字的時刻。需要我們參與，介入這默契的冥想，暫時脫離抽象的情感，而提醒我們：所有情感的前提仍是為了人，為了活生生的人，血與肉。

蔣勳在給 Ly's M 的信中，坦言對他的愛戀與對他身體的思念，但是這樣的慾望卻不是在身體與身體真實的擁抱中一點一點地被證實，而是在遙遠的距離之外，藉由敘說想念來依稀描摹。「情慾對我來說還是如同宗教一般建立在精神層面」，如果僅是一種動物性或感官的情慾，他覺得還是不能接受的。

一個人，該是承受了多少的悲傷愁苦的穿透，才能夠浴火重生出那股無所畏懼的天地勇氣，重新面對已是過往雲煙的情愛往事……尤有甚者，帶著失血冰白的破碎心靈，只為了印證在遙遠北國的寒冷大陸，去懷念紀念更飽滿真實的幸福。

那個曾經的愛戀，Ly's M。

就像是〈永遠的一天〉裡捨不得離去美麗的妻子舞蹈的身影一樣，這本書，美得令人無法置信般的魔幻寫實，我也深深受到了蔣勳的感染，試圖站在更遙遠的角度，好讓自身的情感得以辨識清楚，卻因為太過真實而忍不住熱淚盈眶。

在這本書中，以一種蘊蓄於方寸之間，卻又極度浩盪深濃的狂情，愛到底處，彷彿星辰也為之嘆息落淚；愛到底處，彷彿即使世界毀滅也要相擁就死的驚動。這本書中的愛情，大概是我再怎麼反覆誦念也無法切身看透的傷悲。

蔣勳則打開了一個方向——我們不一定要尋找根，我們可以創造它！在找尋血源的時候，也找尋愛，愛是新的血源，一個創造。於是，血液真正流動了起來，從血管中澎湃地流瀉，將成為你我的牽絆、印記，割捨不下又流連猶豫，那，就是一個新的家鄉。

在閱讀中我如此武斷地介入了一部作品，聚神窺探連綿不斷的單向告白，真誠而熱切。我解讀、詮釋、扭曲並刻意外延而連結上自己的生命、經驗以產生共鳴、感動，這樣做是否褻瀆了這部作品？不！我相信，只要聚神閱讀而如此專注地參與、投入文本，即使做了相當程度的錯誤詮釋，都是對文本本身最崇高而神聖的禮讚與膜拜。

四●討論議題：

本書中，很明顯地，作者曾經所愛戀的對象 Ly' s M，是位男性。

長久以來，關於同志的荒謬的、扭曲的、野蠻的、無知的論述，在主流媒體，在口耳相傳，在茶餘飯後間流傳。常看到更多荒腔走板和極不友善的論調，由掌握發聲大權的寫作者或媒體工作者所散播。

諸如楊子，多年前他曾在「聯合報」的專欄上寫一篇討論同性戀的文章，結尾指稱同性戀的形成，是因為他們排斥異性，只要放開心胸接觸，會發現異性的可愛，就不會再成為同性戀。

楊子是誰？他是聯合報的高層主管，在副刊開專欄，一開幾十年，寫得再差也不會遭退稿。即使這般沒營養的話出自其口也照登，照樣為廣大讀者所閱讀。

又如李敖，在主持的電視節目上評論許佑生婚禮時，直斥他們為「那兩個搓屁股的」。這不是刻薄，而是無知，以「唯性史觀」看天下的無知。

尤有甚者，電視劇或歌唱節目的片段，每有男同性戀的角色，恆以嗲聲嗲氣兼陰陽怪氣的語調發聲，以扭扭捏捏的身姿走路。這和國語連續劇中凡操台語口音者必俚俗的公式化如出一轍。

在這個社會開放的時代，還是充斥著主流文化排擠邊緣文化的現象。當一個族群本來的面目模糊失焦時，又如何被了解、被尊重、被接納？要如何才能讓多數人開闊心胸，以尊重的角度繽紛視野，讓每一個人得到真正的公平，光亮那屬於大家的未來呢？